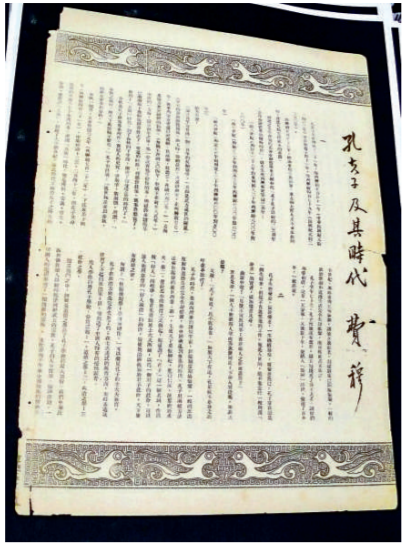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孔夫子》影片特刊，附中
英文兩種語言 (本報攝)



費穆撰文《孔夫子及其時代》
以親筆書法題字 (本報攝)

《孔夫子》資料失而復得

費明儀微笑回憶「傻爸爸」費穆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導：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人員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打開一層又一層的保護紙，才讓記者拍攝略為泛黃的電影《孔夫子》特輯等宣傳刊物。這幾本孤本資料，皆來自導演費穆的女兒、著名歌唱家費明儀珍而重之的收藏。已非首次與費明儀談起費穆了，每次懷緬父親，她的眼神都充滿傾慕與神往，就如小歌迷小影迷提起偶像般。

珍貴資料藏牆壁櫃內

這僅有的幾本《孔夫子》有關刊物，原來是費明儀失而復得、終有着深厚緣分的寶貝。費明儀把眼光向遠望過去，好像回到很久以前，憶述道：「一九四九年我們由上海南下香港，走的時間情況也蠻倉卒混亂，沒法帶走所有東西。在三樓我的房間牆壁櫃內，有一格是可通向大屋的煙窗，我把爸爸的一些資料，放進這個牆壁櫃內。後來我們的家被佔據了，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房子才得以歸還我們。竟然沒有人知道這個牆壁櫃可以打開，裡面的資料尚在呢，包括《孔夫子》特輯、特刊、宣傳資料，還有一些爸爸的照片。」

聽父叔討論拍攝計劃

想不到《孔夫子》的文字、圖片資料也如這齣電影的底片般，有着異曲同工的故事，面對着這些已經很舊的文物，費明儀的回憶卻仍新鮮，儘管當時只有小學六年級的年紀，費明儀已對父親費穆觀察入微。她娓娓細訴費穆拍攝《孔夫子》的經過：「爸爸在拍攝之前，花了很長時間去探討劇本及搜集資料，經常要閱讀參考書，小心寫下筆記。那時候不流行到寫字樓上班，爸爸工作都在家中，他總是在書房內埋在書堆中研究，也常和二叔、三叔、四叔，四兄弟密談。我的三叔費康是修建建築專業的，他在這齣電影上的美術設計、服裝等，三姨都有參與，甚至特刊也由他設計。」那時還是小朋友的費明儀常在父親的書房內「通行無阻」，常鑽進去「旁聽」，後來還去過片場觀看父親拍攝，雖然未必明白詳情，也體會到要拍攝這齣描寫萬世師表的電影，實非易事。

當一九四〇年，《孔夫子》於接近聖誕節上演的時候，費明儀也跟著費穆出席了首映禮。費明儀滿臉喜悅地回想起首映的盛況：「那是上海最大的電影院大光明電影院舉行，這裡平時是上映西片的，這次卻放映《孔夫子》，自然引起社會注意，而電影界的同行對爸爸拍攝這吃力不討好的作品亦很關注。對首映的印象，是大家都讚不絕口，觀眾反應熱烈。」

通過藝術冀影響社會

然而，根據資料顯示，《孔夫子》的票房並不賣座。費明儀也笑言：「當然是蝕錢了！那時《孔夫子》的投資者金信民、董振民是生意人，但他們都想為電影出一分力，並且佩服爸爸的才華，因此出資十三萬銀元作拍攝經費，在當時來說是很龐大的一筆資金了，他們賣了店舖去為爸爸集資。為的就是希望通過藝術對社會有所影響、有所承擔，爸爸已經是「傻人」了，還加上

兩位投資者跟着爸爸一起「傻」，剛剛是三個「傻人」了。後來金信民來了香港，和爸爸依然是好朋友。」費明儀雖說父親「傻」，但笑容裡還是展現出一股欣賞的神色。

費明儀坦言，當時不單去看首映，後來也進過戲院看過好多次，但小小年紀的她，依然不大明白電影《孔夫子》講些什麼，直至長大了，她逐漸看懂了《孔夫子》，也讀懂了費穆。「爸爸的電影不是一看就明，過眼雲煙，而是一再看，一再讓人思想、啟發，在他的短短四十二年人生中，當中二十七年拍攝了二十多齣電影、導演了二十多部話劇，他說過，藝術是永恆的，並且經得起時代的考驗，現在的人看了還有更多的思想、啟發，就是這道理。」

電影修復版四月公映

在費明儀口中，費穆是少說話、多做事的人，她總是和父親互相默默地觀察着，試圖了解對方心中所想。但費明儀真正了解父親，還是在費穆去世後，十多歲的她，開始在父親的作品中，探索他更多思想內涵。愛好電影的人，同樣可以和費明儀一起，在費穆的電影中，領略他對藝術的投入與追求。修復版的費穆電影《孔夫子》將於四月一日晚上七時十五分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映，之後會於四月十日及四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半，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放映，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。(下，全文完)



由於電影資料館保護文物的嚴格要求，費明儀拿着《孔夫子》特刊封面，也只能是影印版 (本報攝)

廣東潮劇團訪港交流



劇照
訪問團演出的潮劇《節義夫妻》(本報攝)

【本報訊】記者蔡鍾龍汕頭報導：應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邀請，以廣東潮劇院院長蔡少銘為團長，並以廣東潮劇院三團演員為主的潮劇訪問團一行六十二人，本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訪港演出。他們分別在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劇院、高山劇場劇院等地演出《包公會李后》、《節義夫妻》等傳統潮劇。

此次是廣東潮劇院三團首次訪港演出，並專門抽調了姚璇秋、張長城、方展榮、鄭健英等當今潮劇界著名的潮劇表演藝術家加盟演出，為香港觀眾獻演一次高水平的潮劇。

訪問團二十日在上環文娛中心劇院演出了《夢會》、《江姐上山》、《鐵弓緣》、《穆桂英招親》、《井邊會》、《絳玉擲環》等劇目；二十一日同在上述劇院演出傳統劇目《包公會李后》和折子戲《長鐘驚夢》；二十二日移場到高山劇場劇院，演出傳統長劇《節義夫妻》和潮劇折子戲《辭郎洲之送郎》、《蝶戀花》等。

其中，有第二代潮劇演員代表之稱的姚璇秋、張長城主演的《送郎》、《江姐上山》和《夢會》，以及著名潮劇演員鄭健英主演《井邊會》等劇目最受注目，值得一提的還有著名潮劇丑角方展榮主演《節義夫妻》中的李向文，滑稽詼諧，妙趣橫生，將讓香港觀眾開懷大笑。

廣東潮劇界到香港訪問，交流演出的歷史由來已久，在港已擁有（特別是潮籍人士）眾多潮劇戲迷。近年來，粵港潮劇界交流更多。

為更好完成這次訪港演出任務，廣東潮劇院從去年就開始準備，對具體工作作了周密安排，除劇目作充分準備外，從與戲院同步放映的電腦字幕、燈台燈箱、布景等道具設備，都進行更新，以確保演出的順利進行。

《青海藍天》今啟播



紀錄片《青海藍天》
反映當地的家庭生活變化

香港電台紀錄片外判系列《青海藍天》將一連五集，紀錄及探討現今青海地區的藏民生活、文化以及環境的轉變，由不同層面的人物親述他們的生活、焦慮及對未來之期望。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，被認為是最接近天空的地方。在清水卓瑪眼中，這裡有一陣來自遠古的氣息，自然、安靜……吸引她年復一年來到這兒，而且逗留的時間也越來越長。她說：「每一次抬頭遠望雪山，踏足在青海的大草原，接觸在這裡生活的牧民，我們對待身邊生命那顆純樸、善良的心，深深觸動了我。」

隨着國家經濟以超高速向前發展，這裡的生活、

文化、教育等，也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首當其衝的是世代沿襲的謀生方式——放牧。這在進與退、發展與保留、傳統與文明之間，如何取得平衡？如何能在發展的勢頭中，找到一片青海藍天？在五集的《青海藍天》節目中，清水會帶觀眾到青海高原探訪不同家庭，聽他們的心聲。或許從他們的故事當中，大家能找到一點啟示。這個節目將於三月二十一日起逢星期六晚七時三十分，亞視本港台播映。

「金石夢」展覽揭幕

「金石夢——徐德馨、鄭鶴群書畫篆刻拓印展」昨日在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展覽館揭幕，由武陵莊美術學會主辦。這是一個以大型鑿石印章結合書畫內容之創意書畫拓印展覽。

有人以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形容人性；在藝術角度看，亦與黑屬二極色彩，結合後可以產生強烈視覺效果。該展覽主要以金石為材，製作大形鑿石主題印章，透過水墨書畫篆刻、木板拓印，在朱與墨結合融和過程中，擦出火花。印章與主題之配合，令作品內涵進入更深層之視覺與思維意境。徐德馨、鄭鶴群期望「寄意金石書畫，作一次心靈深層對話，圓一個金石朱墨之夢。」

該展覽展期至三月二十二日，查詢電話：23368236。



文藝動靜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上海美術館展示「記憶現場」



▲新尚誼《高原情》

上海美術館近期以自身館藏精品為基礎，推出「記憶現場」展覽。內地幾乎每家知名的美術館、名家紀念館，都擁有各自的館藏作品，有不少是精品，更不乏美術史上的扛鼎力作。記者在是次展覽上也看到不少名家作品，如靳尚誼、朱德群等，一起構成了一個美妙的記憶世界。

名家力作成館藏精品

一幅繪畫、一段音樂、一部電影、一個故事……組成了我們的藝術記憶。攝影愛好者喜歡用膠片保存記憶，作家喜歡用文字，而畫家們則用自己的生花妙筆繪就。



▶劉仁杰《風》

記憶隨着時間場域的多重作用，或是被儲存在記憶的硬盤深處，或是被另一些記憶所覆蓋或更新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公眾的集體記憶中，關於藝術的記憶總是顯得微不足道，但是正因如此才凸顯這些被記憶着的藝術彌足珍貴。

觀眾看展覽重拾記憶

在「記憶現場」的展覽現場，上海美術館展覽部通過精挑細選，將不同時期、不同風格的畫家作品聯合展示，或是一個具象的人，或是一個抽象的靈感和夢境。讓觀眾跟隨着藝術家的思緒，不斷翻新記憶庫。儘管作品完成的時間與空間不復存在，但是這些藝術品又進入了當下嶄新的時空現場，產生了當下的現場意義和歷史價值。

本報記者 張帆



記憶現場——上海美術館館藏精品展
時間：即日起至四月一日
地點：上海美術館二樓五、六展廳



▲喻紅《走鋼絲》



▲張曉剛《同志NO.14》
▲劉野《聖母抱嬰圖》
▲王懷慶《故園》



▼馬迪用竹笛詮釋秦風唐韻
馬迪創作的《秦川抒懷》成為常奏的笛子樂曲

馬迪竹笛雅俗共賞

本報記者 賈琛璐

本月十三日晚，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笛友坐滿了上海音樂學院「賀綠汀音樂廳」。中國竹笛界「長安樂派」的代表人物馬迪在此傾情獻演獨奏音樂會「秦風唐韻」，為笛友獻上濃郁的黃土地風情。

馬迪在音樂會上演奏了《秦川抒懷》、《看秧歌》、《趕牲靈》、《望鄉》、《塞上風情》等一系列在竹笛界享有盛譽的自創曲目。

竹笛是中國典型的民族樂器，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歷史。一九八〇年，即將從上海音樂學院完成學業的馬迪創作了畢業作品《秦川抒懷》，樂曲委婉、奔放，具有濃郁、質樸的西北風情。從此，《秦川抒懷》成了中國笛子演奏家的常奏曲目，也多次被指定為國內及國際笛子大賽的決賽曲目。

「長安樂派」代表人物

《秦川抒懷》在中國笛壇一流行就是近三十年，然而，馬迪並未以此標榜自己。他一直默默地在笛曲創作的路上摸索着前進，為「竹笛」這中國古老樂器的新發展奉獻自己。

創作演奏同樣重視

馬迪自言是個不善交際的人，他的朋友大都是笛友，有濃重的「知音」情懷。二十多年的於寂寞，讓他創作出了《趕牲靈》、《塞上風情》、《紡線線》、《山居秋暝》、《夜雨寄北》等一大批好作品，同時，在演奏上不斷求新的理念，在自己的演奏實踐中努力探索適合的演奏方法，打破「南北派」的界限，尋找和諧之聲，逐步形成以詮釋「秦風唐韻」為主的「馬迪風格」，為中國笛壇深深刻上了「長安樂派」的烙印。

對於中國民樂的發展，馬迪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認為目前民樂仍面臨影響面小，愛好者少的尷尬，媒體應大力宣傳，向大眾灌輸「民樂」這一瑰寶。